

甲區

優選

李典益 上尉

國防部心戰大隊第2中隊

0

甲區，係指迷彩縮小靶上5分格的位
置，比對人體部位約莫在心臟一帶，因其
與頭顱相比，較具有可視度且同屬人體維
生系統之一，因而被狙擊手視為最佳射擊
目標，亦是國際狙擊競賽中的評分重點。

1

現在時間早上0750時。

「砰砰砰！」

急促且連續的槍聲劃開早晨的寧靜，槍
機撞擊底火後產生的煙硝味，順著風的軌
跡浸漫了整個靶場，與遠處剛打的青草，
混為一股獨特的味道。警戒彈射擊人員聽
從指示從射擊線退下，至一旁進行清槍，
靶溝人員揮舞著大紅旗，示意執勤中。

這裡是位於嘉義梅山地區的崎頂靶場。

「射手注意。」

「射手就位」，一波波射手端著T91步
槍自板凳上彈起，有條不紊的動作顯示訓
練的扎實。放眼望去，近半數是原住民面

孔，深邃有神的雙眼正緊盯著遠在300公尺
外的迷彩縮小靶。

「左線預備」、「右線預備」、「全線
預備」，全場射手屏息以待。

「開始射擊」，話音一斷，靶場瞬間奏
起一首協奏曲，演奏期間卻見一人獨身行
於隊列之中，使得正常的打靶程序增添了一
股不和諧。

「這批射手素質不錯，只是穩定度：」

那人邊踱步邊唸，雙眉緊皺，讓原本爬滿
皺紋的臉孔更顯滄桑，與虎背熊腰的身軀
形成對比。

他叫紀志偉，綽號「紀老」，陸軍一等
士官督導長，曾連續十年入選陸軍年度第
一狙擊隊，並多次榮獲年度最佳狙擊手
獎，更代表我國參加首屆美國陸軍國際狙
擊競賽。美國陸軍國際狙擊競賽，係由美
國陸軍於二〇〇九年首度主辦，美國狙擊
手協會協辦，仿奧運規模四年舉辦一次，
除邀請美國各級陸軍部隊參賽外，亦廣邀
包括德、英、愛爾蘭、西班牙與加拿大等

國，算是國際頂尖狙擊手較勁的公開場
合。身為我國陸軍年度最佳狙擊手，紀老
確不負眾望，在重武狙擊項目獲得第二名
殊榮，替我國爭取到不少國際關注。令人
惋惜的是，競賽結束回國後，紀老旋即申
請調離狙擊隊，沒有人知道原因，僅有部
分與其較親近的幹部曾細談過，但事後都
選擇三緘其口，讓人更加對紀老退隊原因
充滿想像。

「紀老，這批小鬼定是周末放假玩太瘋
了。」一股低沉卻溫和的聲音從旁回應，
循聲望去，一名士官長站在一旁，從其標
準的平頭與高挑的身形，不難推測應也是
一名狙擊好手，與紀老相比，整體則顯得
較年輕。這人叫田隆，同樣隸屬本次特戰
狙擊隊助教之一。

「：」紀老不知是沒有聽見，又或是不
想回應的沉默著。面對紀老的冷面孔，田
隆絲毫不在意的繼續說。

「睽違了八年，總部終於又接到美國陸
軍國際狙擊競賽的邀請了。」田隆邊說邊

觀察著紀老。

「其實，我很開心你願意回來幫忙。」

「這有什麼好開心的！」紀老耐不住煩，啐了一句。田隆見紀老不再板著臉沉默，哪管嚇阻，嘴巴繼續說著。

「因為我知道你有一天會回來，你屬於這裡，我等這麼多年，就是爲了再與你一起打拚，贏回我們的榮譽。」說到這，田隆語氣愈發激動，簡直像個即將上場的射手，熱血滿腔。

「冷靜一點，想讓他們看笑話！」紀老見部分射手正望向兩人，趕忙趨近田隆身旁，用手拍拍田隆的肩，示意其克制自己。

「呵呵，我失態了。靶場風沙大，風沙大：專心看靶。」田隆邊笑著，邊用袖子擦去臉上汗水。紀老看田隆情緒穩定後，便拉開椅子坐下，田隆也跟著坐在旁邊。

「嗯，我不在的這幾年，規則有改過嗎？」

「基本沒什麼改，一樣每人6發彈藥，探限時射擊分區得分制。彈藥部分除點50口徑彈藥統一由美國狙擊協會學校提供外，其餘得自行攜帶或先行郵寄至協會倉儲；槍枝部分得從各單位自行攜帶，數量及品項有一把主要狙擊步槍，一把觀測員步槍與一把手槍。其餘的，你看一下簡章會更清楚，資料在這。」一改剛才的激動

模樣，田隆此刻的報告清晰有力。紀老接過田隆遞來的簡章，簡章上頭爲英文原文，下頭則附註了中譯文，並用螢光筆畫了重點。

「目前我國使用的槍枝，主要爲國造T91步槍、M24狙擊槍及M82A1十二點七公厘狙擊槍。經過前三周的訓練，我已淘汰部分射手，剩下的基本都有22分的實力。但：」說到這，田隆不由得沉默起來。「沒關係，我知道你盡力了，辛苦了。」紀老放下簡章，眼神充滿鼓勵的看著田隆。

「雖然整體分數仍落於中下，但有幾個表現還是不錯的。」田隆見紀老看完資料，立即指著幾位射手說著。

「現在射擊線上的，由左至右依序是中尉陳柏綱、上士徐秉源、中士吳泰融、中士黃興文、下士黃興武、下士陳啓涵。這六個都能打到25分以上，可稱作甲區俱樂部成員了。」紀老的眼神順著田隆手指方向看去，六人正趴在射擊線上準備射擊。

「我看看」，紀老緊盯著六人，待口令一下，不到30秒，六人均已完成射擊。看著紀老如此重視自己推薦的射手，一旁的田隆竟不由得開始緊張。

「如何？」

「如何？這麼多年，你過謙的缺點完全

沒變，這樣怎麼帶出好射手，剛剛的信心去哪了？對自己有信心點。」聽到這，田隆笑了笑，頓時鬆了口氣，彷彿得到紀老認同才是他接訓的最主要任務。

「不過，還可以再好一點。至少有三個能滿靶。」紀老接著說。

「三個滿靶，我沒聽錯吧。」

「怎麼，你不相信我？」

「當然相信，誰敢懷疑年度最佳狙擊手的判斷。」話剛脫口，便看見紀老的表情沉了下來，心細的田隆知道自己說錯了話，趕忙起身指揮部隊。

「靶場注意。現在所有人開始分組進行AAR。」話語一斷，幾個幹部即刻從隊列中起身招呼，不一會兒，靶場內就出現幾個圓圈，剛才田隆推薦的六人則緩步走近。

「士官長，剛剛還沒請靶溝人員回報成績，這樣能AAR嗎？」六人中唯一的軍官柏綱率先開口。

「對呀，士官長，這樣我會少賺啓涵一瓶飲料耶。」

「泰融學長，你又知道是我輸了，這次換你輸。」站在最左的啓涵和泰融開始爭辯輸贏，衆人卻似已習慣兩人的好賭，靜默地等待田隆回應。

「你們覺得自己成績很好嗎？」紀老緩

慢地說出這句話，六人聞聲將眼神轉為注視紀老，紀老則逐一與六人對上了眼，從六人眼神中，紀老清楚地感受到困惑、好奇、憤怒及平淡等不同情感。最後，紀老將眼神停留在最右兩人。

「你們是雙胞胎？」兩人心有靈犀般的點了頭。

「我是哥哥，中士黃興文。士官長好！」

「我是弟弟，下士黃興武。」兩人報上階級與姓名，紀老便從言談中感受到兩人在個性上的些許差異。

「兩個都不錯，只是欠缺一點磨練。」紀老對兩人回著。看著面前的神秘人物，柏綱終於按耐不住，禮貌地出言詢問田隆。

「士官長，這位是？」田隆正在苦惱如何介紹雙方認識，幸好柏綱發問，這才找到空檔介紹紀老。

「這是新來的教官，紀志偉士官長，是營長特地跟總部協調來的幫手。」田隆簡略介紹完紀老的資歷後，眾人微微點頭表示了解。

「聽田隆說，你們每個都能打25分以上。」

「教官，25分早就打到不想打了。」六人之中，泰融率先回答紀老的問題，只是

語氣中的那股傲氣毫不修飾的流竄著，應是對紀老的質疑產生了反感。

「所以沒有人打過滿靶？」面對泰融的挑釁，紀老四兩撥千斤的反問，這讓泰融更加無法容忍，心想著定要讓紀老知道他的厲害。

「那士官長打過滿靶嗎？」

「嗯，滿靶早就打到不想打了。」

「教官，別開玩笑啦。」誰也沒想到紀老會這樣回應，接下來的發展更讓眾人摸不清紀老。

「不如，我跟你賭一場。」

「賭一場？教官，真的假的？」紀老面無表情地看著泰融。

「那：賭什麼？」

「賭你的階級。」

「階級？」

「沒錯，你輸了，之後就拔階受訓，直到狙擊隊解編。」對於紀老提出的賭注，加上聽聞紀老曾榮獲年度最佳狙擊手，泰融頓時有些焉氣，但誰料得到好事的啓涵不斷在旁鼓譟。

「學長，跟他賭了啦。你別怕他。」

「好。」礙於面子，泰融半賭氣半賭運地答應了邀約。

「你叫興文吧，你的槍借我。」紀老見泰融答應，便向興文商討借槍。

「等等，教官還沒說，教官輸了怎麼辦？」

「輸。我沒有擔心過，所以你也不用擔心。」紀老邊回應邊接過興文的槍，逕自地走上射擊台。見狀的泰融心裡更加忿忿不平，立刻拿著自己的槍跟著上台。

「6發，30秒。田隆來計時。」

「沒問題，我來。」

事情發展至此，田隆非但沒有阻止，反而高興地當起裁判，這讓狙擊隊成員，對這場賽事充滿好奇，不知不覺又聚集回鋼棚內。只見泰融與紀老分別趴臥在第一及第六靶位，比賽的緊張感讓空氣幾近凍結。在簡單的調整沙包角度後，田隆即下達射擊口令。

「砰！」

紀老的開槍速度快得讓人來不及眨眼，轉眼就已經在實施清槍，等待泰融完成射擊。很快的泰融也完成射擊。在無線電通聯下，靶溝人員迅速統計了成績。

「靶溝報告：第一靶滿靶，第六靶5分。」

「咦！」誰都沒想到結果竟是泰融以滿靶姿態贏了紀老。泰融自己更是難以想像，滿靶會在這樣的局面下得到，不由得感到額外振奮。

「教官，對不起啦。我想……」

「田隆，叫他們把靶版帶回來。」紀老打斷了泰融，對田隆吩咐著。在田隆的指示下，靶溝人員扛著兩塊迷彩縮小靶回到鋼棚。

「教官，沒必要折磨靶溝人員吧。」

「泰融，是你輸了。」田隆站在兩塊迷彩縮小靶前，緩緩地說出。

「我輸了？」泰融實在不明白什麼意思，按分數而言，自己不是滿靶嗎？就算靶溝人員算錯，頂多也是雙方都滿靶平手。

「你自己看看吧。」只見泰融的靶版上，甲區內確有六個彈孔，紀老的部分僅有五個彈孔，然而弔詭的是，這五個彈孔緊密的圈成一圈，形成梅花花瓣般的圖形。剎那，泰融知道為什麼輸了，因為第一個彈孔被其他五個掩蓋住，才沒有讓靶溝人員發現。而且即使兩人都算滿靶，依照國際評分規定，自己的彈著點與紀老相比，勝負早已高下立判。

「教官，我輸了。」此時，靶場內一片沉靜，除震驚於兩人的滿靶成績外，另一方面則是被未曾出現過的梅花彈著點給嚇壞了。

「我想，這樣的自我介紹應該足夠帶領各位。」沉默的靶場此刻僅存著紀老的聲音，並將處於驚訝的眾人拉回眼前。

「大家好，我叫紀志偉，你們可以叫我

紀老。在各位獲選為我國代表出賽前，我會是各位最難克服的高牆。我不曉得各位怎麼看待比賽，存著什麼心態。或許你們會認為這不過只是開槍，有必要這麼嚴肅？錯了，我告訴各位，這不是開槍打獵，打獵只是人類最簡單的求生技能，只是人類的單方面追逐；開槍對士兵來說，是訓練，是訓練他們在戰場上，用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保護家園，必要時再用命換來和平。尤其是在狙擊手的世界裡，一旦扣下扳機就象徵著你與死神競賽的開始：」紀老話說到此，已讓不少人感受到不同以往的訓練風格，紛紛在心裡煩惱後續的日子要如何度過。

「我相信各位都受過正規的狙擊手訓練，都知道要如何狙擊目標於千里之外、如何避免敵人追擊，迅速脫離狙擊位置、如何轉換身分，隱身於自然之中、如何千里走單騎，最終歸來成為眾人英雄等：每一階段，都是與死神拚搏的時刻。士兵有同伴可以依靠，但狙擊手沒有同伴，僅有手中那把槍與心中的信念。所以，未來的訓練，我希望能看見各位求生、求勝的信念。明白了嗎？」

「明……白……」

「大聲點。」

「明白。」

「很好，各組收攏準備休息。田隆，以後他們三個歸我掌握。」紀老指著泰融、興文及興武等三人後，便走進休息室，一旁的田隆見狀便笑得闔不攏嘴的跟了上去，獨留下一群對未來充滿疑惑的射手們。

2

接下來的一周，紀老除利用一個上午掌握個人的歸零射擊成績外，剩下的時間，全部著重於基礎項目，舉凡箱上瞄準練習、槍枝保養、野戰歸零技巧、狙擊距離瞄準點與風向影響、武裝三千及耐心訓練等，幾乎讓整個狙擊隊成員重新體驗了一次正規狙擊手訓練，尤其耐心訓練，簡直是眾人的夢魘。

所謂的耐心訓練，隸屬狙擊手課程之一，課程內容旨在要求射手於全副武裝及偽裝狀態下，臥倒在草地、泥地及柏油路等區域，不依靠任何沙包等輔助，執行狙擊動作，並要求射手長期注視著遠處一點，訓練時間短則1小時，長則耗去半天的時光。訓練期間不但得忍受地面發散出來的熱氣、濕氣或螞蟻等昆蟲的侵擾爬襲，更多的是無法抵抗的生理需求——口渴、尿急、便意及睏意。

面對如此痛苦的課程，狙擊隊沒有一個

人放棄。一方面是因為當初來集訓時，那股為國家爭取榮譽的信念支撐；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紀老第一天展現出的實力，加上紀老始終對每項課程秉持著親力親為的作風，在在都讓眾人敬佩。特別是泰融，在與紀老賭約後的隔天，便自行將迷彩服上的階級拆除，絲毫沒有過往那股嘻笑打鬧的驕傲習性，甚至連訓練量也主動多出別人一半，連帶使學弟啓涵也變得認真許多。另外，在紀老的關照下，興文和興武的訓練量也從沒少過泰融。

一週後，眾人重新回到靶場射擊。也許是紀老的訓練起了作用。這次的整體平均成績，竟向上提升了3分之多，且原先個人成績低於21分的成員，更是銳減到僅存三、四位，這不僅讓田隆佩服紀老的能力，更信服其領導手段。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滿靶人員至今仍僅有泰融一員，興文及興武略差一些，僅拿到28分。

「興文，我一看就知道你又急扣扳機。為什麼這樣？」AAR時，田隆發現興文竟然是因為急扣痼癖而失分，不免著急地追問興文。

「我想要第一個開槍。」興文低著頭呢喃。

「第一個開槍？第一個開槍能打滿靶

嗎？你到底在急什麼？」聽著興文的回應，田隆不由得有些火氣。

「士官長，我哥以前在家鄉打獵就這樣，喜歡第一個開槍。」興武看興文沒回應，深怕田隆生氣，便趕緊代替興文回答著。

「哈，第一個開槍，他以為自己是吉星文呀。我看是急，興文。」愛鬧的啓涵突然補上一句玩笑話，瞬間引得眾人哈哈大笑，連同興文和興武也跟著笑起來，田隆對此也只能搖搖頭，表示無奈。

「什麼事情這麼好笑？」紀老的聲音從背後傳了過來，嚇得眾人全閉上了嘴。紀老走到田隆旁坐了下來，伸手接過靶紙，雙目如鷹般的在上頭來回巡著。

「你的槍有再調整過？」紀老轉頭問興文，興文搖頭表示沒有。

「嗯，那為什麼沒辦法滿靶？」紀老接著問了第二個問題，不曉得怎麼回答的興文，又開始保持沉默。

「不說話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我想第一個開槍……」

「為什麼想第一個開槍？」

「不知道……」

「好：我給你一天好好想。明天給我答案，如果沒有答案，我就將你踢出狙擊隊。」紀老忽然提出這樣的要求，將在場所有人嚇了一跳，畢竟興文的成績僅次於

泰融，若真的只是因為這樣的問題剔除興文，對即將來到的美國陸軍國際狙擊競賽，將是一大戰術損失。

「紀老，這樣好嗎？」田隆見事態不妙，趕忙將紀老拉到一旁。

「再給他一點時間吧。」、「明天中午，我會再測驗一次你的成績。」紀老重複了一次要求後，就轉身離開，一點說話餘地都不留給田隆。

「興文呀，士官長告訴你，急扣痼癖很好修正的。」

「對呀，哥，你明天先別急著開槍。」

「興文，你還是聽士官長的話吧。泰融學長，你也過來傳授一下滿靶的秘訣呀。」眾人見紀老心意已決，紛紛改勸興文放棄第一個開槍的念頭。同梯的啓涵，甚至央請泰融傳授秘訣，但泰融僅是不發一語地站著一旁。

「士官長，謝謝你，讓我自己想想吧。」對於眾人的熱切關照，興文幾近不為所動的回著，間接潑了眾人一盆冷水。

「士官長，我想我哥知道怎麼做的，我們還是先專注在訓練上吧。」深知興文臭脾氣的興武，趕緊出面緩頰，眾人也只好半信半疑地繼續AAR。

晌午，在用完勤務隊送來的便當後，因離下午課程還有一點時間，眾人便各自在

靶場找尋平坦處休息。興文則獨自坐在射擊台上，似在思索什麼。

「哥，你不休息嗎？」剛倒完廚餘的興武走近詢問，興文揮了揮手，表示要興武先去休息。興武反而靠過來坐下。

「哥，還在想早上的事情？」

「嗯：沒有啦。」

「騙人，你每次這樣講，就一定是在想，別騙。」興武用肩膀頂了興文一下，興文轉過頭看著興武嘆了口氣。

「真的是騙不了耶。」

「廢話，我們是雙胞胎，你想什麼我怎麼會不知道，快跟我說啦。」興武拉著興文坐了下來，兄弟倆便坐在射擊台上，聊了起來。

「我只是在想，為什麼紀老用我的槍，一次就能滿靶？我打這麼多次卻沒有辦法。」面對興武，興文不諱言的說出自己的疑惑。

「唉唷，你在煩惱這個喔。這又沒什麼，田隆士官長不是說你會急扣，如果你穩穩地開槍，應該會滿靶。」

「講是很容易啦，問題是這個又不是想就可以做到。」

「哥，你為什麼這麼堅持要第一個開槍？」

「唉：」

「好啦，那你慢慢想，我要去睡覺了。」看興文的牛脾氣又準備發作，興武決定讓興文自己去找答案。

「弟，不知道這槍能不能打到太陽？」興文天外飛來一筆的說著。

「你以為你是后羿喔，我要去睡覺了啦。」面對興文突如其來的詭異問題，興武隨口回了兩句便起身離開，留下興文獨自一人。

夏日午後微風輕吹，再加上早晨測驗的疲憊感，狙擊隊成員多已進入夢鄉，坐在射擊台的興文盯著遠方的迷彩縮小靶，不知不覺也緩緩睡去。

「團長，日本人突然派了大批軍隊過來，現在已經快到城門。」傳令上氣不接下氣地帶來日軍進犯消息。

「通知全城提高戒備，鬼子可能要打過來了。」被稱為團長的那人迅速下令，傳令接獲命令後飛快向城內各駐點奔去，那身影被夜的月光無限拉長，投射在高聳的城牆上，像極了蔣委員長日後選用的延長戰線。橋上的石獅也像在襯托風雨欲來的肅殺氣氛，蜷曲在橋的兩側，雙目怒視著前方，使整座橋益發顯得冷冽。

「砰！」第一槍剎那打響含苞待放的秋海棠，劃開多年來假扮的寧靜生活，誰也沒想過這一聲竟會迴盪八年之久，最後才

在遠海上的那塊島嶼炸出了睽違的和平降書。

「靶溝看靶。」

「看靶」無線電傳來靶溝勤務回報聲。

「第一靶25；第二靶26；第三靶26；第四靶27；第五靶28；第六靶29，靶溝報靶完畢。」田隆聽著成績，同時盯著第六靶位的興文，心裡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然而興文仍面無表情地望著30公尺外的縮小迷彩靶。直到收操前，興文的痼癖仍然沒有改變。

3

入夜，眾人來到中山室，裏頭已經架好投影機、投影幕及小板凳。

「投影機，今晚看電影喔？」眼尖的弟兄發現投影器材，馬上拋出看電影三字，讓眾人瞬間變得無比雀躍。然而，當投影幕一浮現熟悉的史達林格勒宮時，雀躍感瞬間轉化為哀號聲。

「吼，怎麼又是『大敵當前』啦，士官長看別的啦，不想看這個。」

「不想看，好。那我們就換成耐心訓練。」坐在中山室末端的紀老回應眾人，一聽見耐心訓練，中山室內瞬間安靜，只見眾人乖乖地坐在板凳上，就怕一個聲響，會換來真正的「大敵當前」。

田隆記得紀老剛來時就曾讓眾人看過這片，不曉得今晚為什麼又看一次。「大敵當前」是一部描述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蘇俄運用傳奇狙擊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威嚇德軍攻勢的故事，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應數其與德國狙擊手柯尼希決鬥的情節，充分展現出狙擊手對戰的緊張感與心理狀態。另外，瓦西里·扎伊采夫在影片中的心態轉變，也是許多狙擊隊當作訓練學習的教材。田隆猜想紀老應是想再加強眾人的心理素質，便跟著要求眾人靜心觀看，自己則打算趁機再勸紀老幾次。

眾人雖然嘴上抗拒著，但影片一播，也逐漸的被劇情吸引而安靜下來。此時，興武聽見旁邊傳來擤鼻涕聲響，轉頭一看，興文眼眶略紅像在感傷，再看影片正好播到瓦西里·扎伊采夫回憶起被祖父拉拔長大，成為獵狼獵人的片段。

「哥，你想阿公喔？」興武靠過去小聲詢問著興文。

「沒有啦，你看前面電影啦。」興文抹了抹臉否認著，不好意思戳破的興武，便繼續看著前方投影。

其實興文的感觸，興武多少能夠理解。畢竟兩人離開南部家鄉已經有半年多，興武也滿想念家人，特別是從小撫養兩人長

大的阿公。此外，除了阿公的撫養恩情外，兄弟倆會對狙擊產生興趣，也是從小跟阿公去打獵的影響。興武至今還記得第一次打獵時，那種緊張加上興奮的感覺。

「你們兄弟要記得，看到獵物就要馬上準備開槍，不然腳手一慢，很簡單就會被別人搶走，你就準備喝西北風餓肚子。」阿公的叮嚀至今仍會浮現在腦中。

「哥會急著開第一槍，應該是因為阿公吧。」一想到這，興武轉頭看了興文一眼。興文臉上已經沒有適才的傷感，令人無從得知其情感狀態。

影片在瓦西里·扎伊采夫成功狙殺柯尼希上校時，成功帶來一波高潮，至於後續蘇俄如何獲得勝利，反倒沒有人多加關注。影片結束後，田隆八股條文似的說明了影片寓意及重點，正當田隆講話結束，準備解散部隊時，紀老開口說話了。

「各位，再過一周，我們就要準備選出代表的參賽選手。選拔重點除成績外，最重要的還有各位的決心。記得第一天我告訴過各位，要有求生、求勝的決心。是因為我希望各位，不要認為這只是一場狙擊競賽，更多的是狙擊手背後存在的意義。現在軍事科技進步神速，狙擊手地位已經變得渺小，像主角用子彈改變戰爭的局面也已不復見，然而各位仍然存在，你們有

想過為什麼嗎？」一反常態，今日紀老的聲音異常柔和，反倒使眾人更加敬畏，專心地聆聽紀老訓話。紀老環視了室內的眾人後，接續說道：

「目的就是希望用最簡單的力量去終結戰爭，甚至阻止戰爭發生，這就是狙擊手存在的意義。各位，當你們上戰場時，大敵當前，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瞬間的生死。要知道你們沒有失敗的機會，當戰爭殘酷的來臨時，只有握緊手中的狙擊槍，將每一個任務完成，才能捍衛著家園，捍衛著親人。現在這個比賽，就是各位的戰場。只要能贏得金牌從戰場歸來，國家將頒發新臺幣一百萬元的獎勵金。」

一聽見一百萬元的獎勵金，不少人開始在下頭竊竊私語。

「注意！」見眾人浮躁的紀老大喊著，引得眾人趕緊閉上嘴。

「你們要知道，獎金絕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們如何用自己的名字去榮耀國家，如何讓自己的名字成為榮耀。唯有專注眼前的本務，各位：才能看見最真實的道路。明天就是選拔周的開始，希望各位繼續堅持求生、求勝的意志。」紀老說完後，便交代田隆分配選拔的組別。經過紀老的精神鼓舞，這一夜，狙擊隊成員終於真切的感受到壓力。

4

次日，不知是天氣變化或是老天安排，天空飄著微微細雨，這樣的天氣對士兵而言，或許是個挑戰，但對頂尖狙擊手則不成任何影響。

靶場內一片靜默，只見興文端著槍，站在射擊台上。

「你準備好答案了嗎？」

「好了。」

「那就直接開始吧。」興文和紀老好整以暇的對話，彷彿這僅是一次日常測驗，無關誰的去留，但深知後果的眾人早緊張不已。隨著紀老的射擊口令，台上的興文依序完成動作。

「全線預備」備字一斷，隨即就是一陣槍聲。

「興文怎麼又扣得這麼急。」興文的射速毫無趨緩，這讓眾人的心瞬間懸在半空中，很快的，興文已經射擊完畢。看著靶溝人員的身影逐漸放大，現場的氣氛壓得人快喘不過氣。回到鋼棚的靶溝人員將靶版立在眾人面前，只見六個彈孔一個不漏地落在甲區內，喜悅的歡呼聲，才將眾人的心拉回到體內。

「好小子，快嚇死士官長了。」田隆第一個衝上前恭喜興文，接著是興武和啓涵等人，祝賀的眾人將興文團團圍在台上。

紀老走上前再次確認成績後，亦面露微笑地到一旁，靜靜的讓興文享受這專屬於他的時光。泰融則是細看著靶版上的彈著點，不發一語。

正當眾人還在慶祝時，田隆的手機忽然響起。田隆看來電顯示為營長，便走到一旁接起電話。隨著通話的時間拉長，田隆的表情更顯凝重。連原先在祝賀興文的眾人，都能感受到電話中的憂慮，紛紛靜止動作，等待田隆結束通話。

「南部連日豪大雨，總部下令要求所有單位立即投入救災。」田隆掛上電話後，即刻將命令轉達給紀老及狙擊隊成員知道。

「士官長，這樣我們還去比賽嗎？」原本不發一語的泰融，突然問起比賽的事。

「我看應該是去不了，總部已經打算全力投入南部災區。就算能去，總部也不會同意還沒有完成訓練的你們參賽。」田隆無奈地回答著。這對原本還期待救災完再繼續訓練的眾人，無疑是種打擊。

「我想出國比賽，我不想讓這些日子而努力白費。請士官長幫忙爭取，拜託。」沒想到泰融得到答案後，竟然不肯放棄，反過來要求田隆向上級爭取參賽機會。

「報告士官長，我哥也想出國比賽。」正當田隆思索如何說服泰融時，興武也提

出了要求，只不過卻是替興文而說。

「哥，我知道你也很想出國比賽，也知道你很擔心南部的阿公。不過，你還有我呀。我們一個出國比賽，一個回家救災。我們在各自的戰場打拚，等你跟泰融學長拿冠軍回來，我再帶阿公去迎接你們。你好不容易打滿靶，怎麼可以輕易放棄。」看著興文驚訝的臉，興武說出了自己的考量。聽完興武的話後，狙擊隊成員紛紛表示認同，希望田隆向上級爭取機會。面對這樣的請求，田隆頓時一個頭兩個大。

「好，我去幫你們爭取。」就在田隆煩惱時，紀老突然出口承諾。

「田隆，你知道為什麼我先前為什麼退出狙擊隊嗎？」紀老許下承諾後，突然對著田隆發問，接著又自答般地说著。

「當年我在美國參賽，國內也正好發生七七水災。我跟各位一樣面臨兩難的狀況，只是當初我人已經在美國，只能留下繼續完成我的任務。可惜的是，我沒有把握機會，終究在緊要關頭分神了。所以，當我回國時，便自己請調離開狙擊隊，以作為警惕自己的教訓。」聽完紀老的自白，眾人忽然明白為何紀老訓練時再三要求求生、求勝意志，原來背後還有這段典故。

「看到你們這樣，不禁又讓我重燃起鬥志。總部那邊，我會親自去擔保，所以你

們倆可不准給我丟臉，知道嗎？」紀老指著泰融和興文，兩人則回禮表示沒問題。

5

就這樣，在紀老的爭取下，總部最終同意由紀老帶泰融和興文前往美國參賽，田隆則帶領剩下成員前往南部救災。

這日，轟隆雷聲伴隨暴雨不停地對救災團隊嘶吼著，田隆聽著漸歇的雷聲，竟有些像槍聲迴盪在鋼棚內的聲音，興武則猜想著，遠在太平洋那端的靶場，不時傳來的槍聲裏，有著興文用射日的企圖，對世人展現中華民國榮耀的決心。這決心最終奪回遲來的榮耀，迅速在媒體報導下傳遍世界，迴游般地呈現在田隆和興武等人面前。

「中華民國陸軍代表隊奪下二〇一七年美國陸軍國際狙擊競賽冠軍。」

雨雖然還在下，但田隆和興武都不會放棄，因為他們答應過冠軍們，將守護好這個心中的甲區。

